

卷第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

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仲 李令 孟弘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
南荒人娶婦

南荒之人娶婦，或有喜他室之女者，率少年，持刀挺，往趨虛路以偵之，候其過，即擒縛，擁歸為妻。間一二月，復與妻偕，首罪於妻之父兄。常俗謂縛婦女婿。非有父母喪，不復歸其家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趙高

李夷簡，元和末在蜀。蜀市人趙高好鬥，嘗入獄。滿背鏤毗沙門天王，吏欲杖背，見之輒止。轉為坊市害。左右言於李，李大怒，擒就廳前，索新造筋棒，題徑三寸，叱杖家打天王，盡則已，數三十餘不死。經旬日，但袒而歷門，乞修理破功德錢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韋少卿

蜀小將韋少卿，韋表微堂兄也。少不喜書，嗜好紫青。其叔父嘗令解衣視之，胸上紫一樹，樹杪鳥集數十。其下懸鏡，其（其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鼻係，有人止於側牽之。叔不解，問焉，少卿笑曰：「叔曾讀張燕出詩否？挽鏡寒鴉集也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葛清

荊州街子葛清，勇，自頸已下，遍紫白居易詩。段成式嘗與荊客陳至，呼觀之，令其自解，背上亦能暗記。反手指其筋處，至「不是花中偏愛菊」，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。「黃夾纈窠寒有葉」，則持一樹，樹上掛纈，纈窠勝絕細。凡紫三十餘首，體無完膚，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三王子

楊虞卿為京兆尹時，市裡有三王子，力能揭巨石。遍身圖紫，體無完膚。前後合抵死數四，皆匿軍以免。會有過，楊令所由數人捕獲，閉關杖殺之。判云：「刺紫四肢，口稱王子，何須訊問？便合當辜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樂從訓

王鐸落都統，除滑州節度，尋罷鎮。以河北安靜，於楊全玖有舊，避地浮陽，與其幕客從行，皆朝中士子。及過魏，樂彥禎禮之甚，鐸之行李甚侈，從客侍姬，有輦下昇平之故態。彥禎有子曰從訓，素無賴，愛其車馬姬妾，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。又咸通中，數舉不第，尤私憤於中朝貴達，因勸從訓圖之。伺鐸至甘陵，以輕騎數百，盡掠其囊裝姬僕而還，賓客皆遇害。及奏朝廷云：「得貝（貝原作貝，據許本改）州報，某日殺卻一人，姓王，名令公。」其凶誕也如此。彥禎父子，尋為亂軍所殺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張從晦

梁祖圖霸之初，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，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。而從晦無賴酣酒，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，甚昵狎，從晦致命於郡。彥溫大張樂，邀不至，乃與藏耀食於主將家，彥溫果疑恐曰：「汴王謀我矣。不然，何使者如是也。」乃殺其主將，連誅數十人，而以狀白其事。既而又疑（疑字原空缺，據許本補）懼曰：「訴其腹心，亡我族。」乃自縊而死。梁祖大怒，按其事，腰（事腰二字原空缺，據許本補）斬從晦，留何藏耀，裂其禁械，斬於壽春市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仁矩

後唐明宗皇帝時，董璋授東川，將有跋扈之心。於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。仁矩北節使下小校，驟居內職，性好狎邪。元戎張筵，以疾辭不至，乃與營妓曲宴。璋聞甚怒，索馬詣館，遽欲害之。仁矩躡足端簡迎門，璋怒稍解。他日作叛，兩川舉兵，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晦之所致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罕之

李罕之，河陽人也。少為桑門，無賴，所至不容，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，自旦及脯，無與之者，擲鉢於地，毀僧衣，投河陽諸葛爽為卒，罕之即僧號，便以為名。素多力，或與人相毆，毆其左頰，右頰血流。爽尋署為小校，每遣討賊，無不擒之。蒲絳之北，有摩雲山，設堡於上，號摩雲寨，前後不能攻取，時罕之下焉，由此號「李摩雲」。累歷郡侯、河南尹、節將，官至侍中。卒（卒字原空缺。據北夢瑣言補。）於汴州，亦荊南成汭之流也。自唐仕梁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韓仲

有韓仲者，渠州人也。善飲博，長於灼龜。游謁五侯之門，常懷一龜殼，隔宿先灼一龜。來日之兆吉，即博；不吉即已。又或去某方位去吉，即往之；諸方縱人牽之不去。即取人錢貨，如徵赤債。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，多於花柳之間落魄。其妻怒甚，時復自來恥頓，驅趁而同歸。如是往往有之。又嘗游謁於東川，經年不歸。忽一日，聚其博徒，契飲妓而致幽會。夜坐洽樂之際，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，匿於鄰舍，俟其夜會筵合，遂持棒伺於暗處。仲不知覺，遂塌聲唱《池水清》，聲不絕，腦後一棒，打落禿頭，撲滅燈燭。仲即竄於飯床之下。有同坐客。暗中遭鞭撻一頓。不勝其苦，後遣二青衣，把髻子牽行，一步一棒決之，罵曰：「這老漢，日落魄不歸也！」無何，（何字原缺，據許本補）牽至燭下照之，乃是同坐客。其良人尚口潛於飯床之下。蜀人大以為歡笑矣，時輩呼韓為「池水清」。（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李令

渚宮有李令者，自宰延安。本狡猾之徒也，強為篇章而干謁。時有歸評事，任江陵鹺院，常懷恤士之心。李令既識歸君，累求救貸，而悉皆允諾。又曰：「某尋親湖外，輒假舍而安家族。」歸君亦慙諾之。李且乘舟而去，不二旬，其妻遣僕使告丐餼糧，歸亦拯其乏絕。李忽寄書於鹺院，情況款密，是異尋常。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，意欲組織歸君。歸君悔而不能自明，與武陵渠江之務，以糊其口焉。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從賓，用茲戒慎也。李令寄其妻詩曰：「有人教我向衡陽，一度已歸一箇場。渠江妻妾無消息，可」

吾竟取朗州場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孟弘微

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。宣宗朝，因次對曰：「陛下何以不知有臣，不以文字召用？」上怒曰：「卿何人斯，朕耳冷，不知有卿？」翌日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此人噪妄，欲求翰林學士，大容易哉！」（哉字原空缺，據許本補）於是宰臣歸中書，貶其官，示小懲也。又嘗忿狷，擠其弟落井，外議喧然。乃致書告親友曰：「懸身井半，風言沸騰。尺水丈波，古今常事。」與鄭諷鄰居，諷為南海從事，因牆頽，侵入牆界五六丈。知宅者有狀，請退其所侵。判其狀曰：「海隅從事，少有生還。地勢尖斜，打牆夾入。」平生操履，率皆如此，不遭擯棄，幸矣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僧鸞

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，早歲稱鄉銜，謁薛能於嘉州。能以其顛率，難為舉子，乃佯出家，自於百尺丈像前披剃，不肯師於常僧也。後入京，為文章供奉，賜紫。柳珣甚愛其才，租庸張睿，亦曾加敬，盛言其可大用。由是反初，號鮮於鳳，修刺謁柳，柳鄙之不接。又謁張，張也拒之。於是失望，而為李鋌江西判官，後為西班牙小將軍，竟於黃州遇害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路德延

河中判官路德延，相國岩之姪，岳之子，時謂才俊。擢進士第，西平王朱友謙幕僚，放恣凌傲，主公容之。友謙背梁，乞於晉陽。並使初至，禮遇方謹，路公筵上，言語及之。友謙憂憤，因投德延於黃河，以紓禍也。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，遂有請易舍之說。蓋義兄弟同處，不欲聞郎官穢談也。路子得非其人也？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蕭希甫

蕭希甫進士及第，有文才口辯，多機數。梁時不得意，棄母妻渡河，易姓名為皇甫校書。莊宗即位於魏州，徵希甫知制誥。莊宗平汴、洛，希甫奉詔宣慰青、齊，方知其母死妻嫁，乃持報於魏州。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：「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室。」後為諫議大夫。性褊忿，躁於進取，疏宰臣豆盧革、韋說，至於貶斥。又以毀譽宰相，責授嵐州司馬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